# 小說的活路

## ——從「雪地之死」談起

子于

手上這本余阿勳譯的「雪地之死」，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初版的書。現在來談未免過了時。但從它扯開，說點別的，比方說日本小說的情況，該也礙不着早晚。

「雪地之死」的原作者渡邊淳一，學醫，並且是位現職的精神科大夫。前兩年在「小說現代」連載過「解剖學的女性觀」，採合文學醫學，寫得很獨到，一個男作家而站在女性一邊着眼。看過他一些短篇小說，好多也是從精神科病理下手。得過「直木文學獎」。

說到日本芥川、直木兩項文學獎，照前些時中國時報副刊「人間」上一位黃先生的解釋，前者在獎勵純文學，後者是頒給大衆文學作者的。最近同是在「人間」上余阿勳有篇「日本得賞作家被判猥穢罪」。開頭也是說：「日本文壇，芥川獎與直木獎兩大主流，前者表現高度藝術，後者抒寫通俗故事，涇渭分明，互不侵犯……」

這麼說，這位渡邊淳一該站在大衆文學一邊。跟着也會想到「雪地之死」當是抒寫通俗故事的大衆作品囉！

聽到大衆，我們很容易連上通俗，甚至低俗。在戰前日本人的想法也差不多，說到大衆文學，會馬上想到專講武俠演義，像吉川英治寫出的「宮本武藏」，或者像江戶川亂步的一些偵探、幻想，或者犯罪小說。到戰後他們的看法跟想法却同我們愈差愈多了。像把偵探小說抬高叫推理小說。大衆儘管是大衆，通俗却沾不上邊兒了。因爲通俗的一些作品現在照有它們的地盤。

不妨瞧瞧日本的所謂大衆文學到底是些什麼。前兩年這裏還可以經查驗進口的兩本雜誌：「小說新潮」，「小說現代」，照分類該是大衆一邊的。有武俠演義，近代人情跟推理小說。但是也有寫現代生活，不帶奇情的小說。例如川端康成的「古都」，「玉振（TAMA-ULA）」，包括三島由紀夫的一些作品。雖然這兩本雜誌也插進些閒講棒球、圍棋、麻雀的雜文，色情的小笑話，和介紹怎樣進酒吧、酒家。

這麼說可以想像到這裏暢銷一時的「冰點」，跟報章雜誌上翻譯的一些作品，便全是大衆文學一邊的。

至於該歸到高度藝術純文學一邊的，這裏恐怕只見過寫「砂丘之女」的安部公房。其實眞正能代表安部公房新寫實主義的一些劇本，長短篇小說，這裏還沒人碰過。當然在日本純文學的領域也比不上大衆文學的寬濶。像純文學一面的雜誌「羣像」，銷路便沒法跟前面說的兩本雜誌相比。

這裏順便說一聲，我們不但跟日本的純文學隔絕。即使歐美國家的現代新進作家的作品，像若干年前在「現代文學」、「文學季刊」上幾位楞青小夥子們所譯過的這一類作品，現在也是踪跡全沒了。雖然隨着出版的興盛也有好多的翻譯問世。這大概不表示我們是壓根兒拒絕這些的。

再有日本的純文學跟大衆文學並不像前面余阿勳所說的「涇渭分明」。若單用芥川獎跟直木獎來說明。像得過芥川獎的山口瞳便不斷給大衆文學的「小說現代」寫稿。尤其像吉行淳之介曾同一年得過直木、芥川兩項獎。可見這兩項獎只是類別，毫沒有高低。儘管余先生介紹的時候說，一個表現高度藝術，一個是抒寫通俗故事。尤其並沒有涇渭分明。

進一步像專寫武俠演義的吉川英治死後也設有吉川獎。教我們說，這該是等而下之。但是像當過直木獎評審人，擅長寫現代公司業務員生活的源氏鷄太照樣欣然領過這項吉川獎。看來他們似乎不在意高度藝術或通俗故事。

照日本的這些情形看，他們一定認爲小說可以分類，而分類是着重寫給哪些人看。每個類別裏可以講究好壞。但類與類之間却不再分高低。純文學是藝術高度表現也好，大衆文學只是抒寫通俗故事也罷！可以分別評論它們作品的優劣，却不能把一個强按到另一個的頭上。

按他們的說法，可能論斷一部作品的好壞，但不能只說一句，某位作家的作品只配讓理髮小姐們看，便貶得像多低，多不值得廢話似的。若淨這麼說話，該不知道要把兒童文學擺在什麼地方去了。

日本走向這一步，該不合我們的胃口。但他們造起一片愛讀小說的氣象當是眞的。當然這樣從成果反推，只望見氣象就說他們走的還不錯，很難使人心服。不過我們得想想辦法，也教更多的大衆喜歡看小說，也該沒有錯兒。

現在回頭談談這部大衆文學的「雪地之死」。先從它寫出的一些事實看看。若譯者翻譯的時候沒動手脚，可以看出日本學制跟我們一樣。中學是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。他們從初一到高三全是男女合校、合班上課。好像比我們開通一點，我們有的已經合校。但一對高二的

男女同學寫寫情書，他們仍然視同犯罪。最少那個男生俊一只因爲女人純子失落他寫的情書，便擔心學校會記過，甚而會勒令退學。看起來他們那個社會比我們開通的，也就是那麼一點點。

說到這裏我却想，日本社會開通的那一點點，決不因爲政府，也不會是學校教育。應該是一部分文化工作者的努力。也許要寫大衆小說的作家們佔大部分功勞。當然若把這樣的開通看做罪過，那些作家們也該是惡極罪魁。

往下看，這部大衆文學是攤開寫的。

這裏只是爲說着方便，把小說的寫法分成灌輸和攤開兩式。不過還得預先說明，這種分法絲毫沒有學術或經典的根據。

灌輸是把住主題，還有中心思想，主要是認準善惡是非，由作者貢獻技巧，把這些直接了當地灌輸給讀者。讀者服不服是另回事。讀完却能明確地知道作者在表達什麼，甚而包括一些爲什麼。

攤開便只攤開事實。作者存心把自己的看法跟想法隱避，或者拋開。着意陳列事實，任由讀者去判斷。判斷出那些善惡或是非。如果這位讀者認爲一件事實必定有個善惡或是非的話。

不用說灌輸式的作品，使人讀着輕鬆，讀完釋然，不必傷腦筋。尤其一些一直受灌輸式教育的人，一切看成學習，學習只是老師講學生聽，聽過記牢也就算了。好在中國人有句俗話，活到老學到老，把看小說當做求知識，求學問，能原封兒接受過來，自然會心地坦然。

攤開來寫很像故意找人麻煩。看完一部小說，事實儘管明明白白。却摸不透作者幹嗎寫這個，他要告訴人什麼？教人疑惑他自己是不是對寫出的是是非非也沒弄準。教讀者跟他一

塊兒糊塗。留下好多要讀者自己去思索。

像「雪地之死」主角是個少女。她初中時候暗戀一位生物老師。沒戀成鬧自殺。課外學畫，跟那位中年有妻室的畫家相戀。到高中跟一個同班同學幽會。跟姐姐的情人偷情。裝病，再自殺未遂，戀慕一位中年帶家的醫師。跟一個冒牌學醫的青年私奔。再加進一段跟自己姐姐同性的相戀。最後選擇了死相仍然美好的雪地凍斃。年紀雖然僅僅十七歲。難得的她是個天才，讀到高二，繪畫已經得到全國性展覽會的獎章。對文學也瞭解得很深。

故事的展開，是這個少女死後二十多年，由跟她幽會過的高中同學追尋、追叙。一個個凡是跟她有過關係的六個人物，一個個說出經過和感想。叙述着作者不止一次假俊一的嘴說，這個少女像一塊水晶的結晶，有六個面，要一面一面的看過，才能瞭解她的生成生態。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。

看完這部小說，對女主角的六個面或者看清楚。其實也是透過六個人的心目看到的。也許能明白些她的生成生態。至於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，却難免迷惑。若再强追善惡、是非，看來只有本着讀者自己的生成跟所處環境，各自去判斷了。講到如何判斷，判斷出什麼結果，似乎又礙不着作者的事了。

丟一塊石頭到水裏，激起湖波盪漾。而只任它起伏推送，未免不負責任。但水自是水，憑着水性，由它起伏盪漾，造起一片波光，何嘗不是功德。

最少像「雪地之死」這樣攤開寫，使讀者照着自己的生成去思索，所得的結論或者更比單靠作者指出的高明。小說不是教本，不宣傳什麼，也就不必想從它學到什麼。能藉着它想點什麼也就够了。

一個小說作者心目裏若只有少許懂小說、研究小說的，或者幾個知心知己。寫得可能高

，路子難免愈寫愈窄。應該放眼大衆，寫大衆是一回事，招衆多的人愛看才有活路。寫給大衆却不能存心教育他們。小說不是教育的工具。便不能一味灌輸一己的一些什麼。留下想頭，教衆多的人有他們可想的才是正路。並且寫給大衆看的作品，照樣是藝術，藝術的高與低毫礙不着故事的通俗或不通俗。低俗與高雅相對。高雅只是藝術的一種風格，絲毫扯不上藝術的高度。我們用不着跟日本學，却不妨藉着他們想想我們自己。


作者說：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必讀什麼書的天才，但是，那一個天才曾確認自己是天才？那一個瘋子明白自己是瘋子？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非讀書不可。」又說：「數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在讀書的過程中，我曾流過汗、流過淚，曾擲書狂笑，也曾掩卷大慟。歷史是無邊的血肉之軀，只有書，可以讓我涵泳其間任意浮沉。在風定落帆時，我得到了喜悅的極致——寧靜。」

中國的筆記小說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體裁，它不在敍述故事，而是文人以精鍊絕巧的散文，抒發心中的積鬱，它說情、說理、說志，彷彿與人話語樽前，而不落入風花雪月。亮軒寫的這本「一個讀書的故事」正是近幾年來，以讀書爲題材而寫作的第一本筆記小說，是一本讀書人談讀書的書，書香彌漫。

定價三〇元，郵購九折

書評書目叢書之5・亮軒著

# 1個讀書的故事